

928
七
17

誠

齋

集

一七

中書樞密院

日都承旨劉

承旨劉曾

領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樞樞密至今

檢詳各一負編錢二負蓋六十負

今都承旨承旨劉曾



誠齋集卷第七十三

記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  
曰都承旨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  
承旨則曾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  
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  
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  
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某記焉士之言



曰樞密屬宰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也樞  
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  
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  
無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屬  
之職足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  
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為長貳  
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向上之遺下  
之神也下無以神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  
乎古者工以藝諫蚺龜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  
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為樞屬顧

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  
裨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  
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  
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耻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  
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廬陵楊  
某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澆言伏奉淳  
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

有孝行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錄今  
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  
貢士李燧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辭言白伏見  
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  
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既死承弼顛天實絕願以  
身代父蹶然而蘇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  
廷圭廷直繼策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絕甘分  
少以助之同彥弟永弼既為叔父廷圭後承弼復  
分以已田承弼受業于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沒率  
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王棟丞劉毅死官下卧在

地承弼為棺斂丞尤窮空至鬻幼女承弼聞之即  
庚其直鞠于家及嫁後已女先丞女故相劉沆遠  
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相  
望公私赤立承弼日勸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  
倒廩振之不受一錢富者子於是翕然化之無復  
過糴活者何數承弼所學彈洽江之西湖之南士  
子輳集執經問學戶外屨滿環才雋士小大有就  
承弼為文有古作者風直實文閣王佐知吉州喜  
士承弼摯詩文謁之佐遣騎招之則去已遠矣佐  
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

人宣教卽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  
官劉焯以承弼為首承弼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  
報聞其人孝行節義宜在旌錄誠如制書謹昧死  
以聞事下禮部禮部尚書臣雄權侍郎臣燾負外  
郎臣端臣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  
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  
禮部下吉州州下安福縣於所居之前立緯楔門  
夾之以臺臺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執以嘉木云  
淳熙十三年九月戊午楊某記

范公亭記

廣德決曹掾官寺之睢子城之椒負東迤南有亭  
而小若黜若奭若蒼若哲若翼斯擊若味斯華若  
袷服巍弁之飾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莘老詩  
之汪彥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扞戒仲刻之趙君  
亮夫懋德嗜亭之地作而新之圖與書來徵予記  
之當公伏閣以死爭天下大事雷霆万鈞不粟不  
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日者蔑如也則為獄掾特抱  
爰書觥二千石其小大難易何如哉士之言曰我  
將立朝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  
者遇大事矣又曰業已然或曰如不聽何然則公

之所易士之所難而况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干乘行者立道旁不敢仰視公止一馬又鬻之步而歸幾何不為今之仕者之笑之也懋德乃能仰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此亭以自見其尊賢之心懣矣抑嘗陰求幕下士有能與懋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公可得抑嘗自視能不為當時之太守盛恕公者否亭之作否損益云乎哉年月日廬陵楊某記

通州重修學記

通川故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

聖周視屢屋兩風空穿矣榻蕞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亡所取訾忽寤曰四鄰束脩之問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流馳之於橫舍其可廼斷廼度廼陶廼斲乃既廼腹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百其楹有薙其唐於是舍采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如誦弦錯如有茁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翔邦之士民靡不闥牖公移書於予曰子盍記之予復之曰為我謝通川之士公之厚士亦劬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故自齊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脩身而入

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  
畧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琢焉彫焉則大不作  
圭小不作佩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彫矣而脉  
理之不端瑕類之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  
故修身在正心理端矣類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礪  
也則礪肖而裡不核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  
礪也而主人惜焉莫之識則亦或毀于填或捐諸  
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  
矣問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  
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何謂

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烝  
民之則者非歟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者能用力  
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跋於聖潛手身溥  
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  
其將焉在年月日具位某記

###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彥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  
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官游北南清貧沒齒  
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  
懼實墜以貽前人羞懸鵜俸茹銖積取餘以作新

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以假其孤光  
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  
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情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  
拜清純先生劉公為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  
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  
純入而聽誨於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  
乎曰未也退而未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  
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  
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五十無  
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

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為有後矣是不可不  
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甬隘  
耶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  
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  
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廷直字  
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宮左宣教郎知臨江  
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其仕淳熙己酉閏月十二  
日門人朝散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楊某記

高安縣縣學記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雖有附於州學之

西廡一小齋房號焉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環作而  
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月落成於今年正月既  
望爰揭扁榜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歎于列者曰  
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廡給尚窳予解之  
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於  
顏之巷茲宇之庳不庳於憲之室茲廡之窳不窳  
於陳蔡之義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闢以軌  
廓以千區餽以万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  
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  
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

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  
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  
矣乎雖微學舍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仁本孫  
大成謁予記之為書其說淳熙六年閏月二十四  
日廬陵楊某記梁溪尤袤書清江謝諤隸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余同年何同叔謂余曰異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  
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  
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  
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者枕山而居

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經之旧宅與王遠麻姑  
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鍊丹之所其井故在而  
顏魯公記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  
前之二說然乎否乎未可知也異淳熙丁未之春  
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乘興孤徃至  
宮之西財數武間見松竹羅植相得為林前對五  
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  
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  
山房使來游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  
是此意徃來于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

裡逢今邦侯江君捐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  
抵官下後一年郡事畢葺蠹者飭廢者舉後一年  
廼諏其地踐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  
雷廼閣其上月扉風櫺縹渺飛動若出天半廼斷  
文本廼架廼櫝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物道  
李惟賓鄧本受相與勗力春孟作之季而落之談  
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  
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為書其語江  
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飾厨傳  
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年最

少出拜同年生一坐皆屬之目余與之合而離離  
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蓋其孤懷勝  
韻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弥進位下而人  
弥高觀山房之舉可以得其槩矣紹熙初元九月  
望具位楊某記

郴州仙居轉船倉記

嶺隩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氓窶畱氣勵濁  
蒸早曠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饘印哺於衡莖莖  
靡羸蓋其川流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  
土益蠹厥瀧六六公若激矢沂若躡蹬米舟重屬

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鯉困膠而不前州家於  
焉廩於茲岸徒旅請粟自此入郭復道山蹊犖确  
齧足棘茨留行泥呻檐啼過信乃達人勸費倍險  
踰於磧估踰於糴猗歟今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  
旁諏博茹郭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麋一葦可  
抗迺論別隸我來自東書笈囊衣不貸不庸吾以  
私人挈攜以從官僦之布封識如故盍以召匠三  
十維縲維度七楹廼廡其前爰受來粟廼墉其環  
爰安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季春是經季夏斯  
成罔朕于官罔痛于氓師飲且逸歌舞侯德郴山

之石廸磳廸刻尚俾來者是或公字宗臣曰冠其名誰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楊某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煥學尚書謝公諤書也橋作於何時屬役於淳熙丁未之冬僦功於己酉之秋也作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南隱承奉卽謝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為利過者病之茲役之興也是歲江西大浸毗萊其也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洸以聞詔行振貸公奉詔錯事下二

尺木書諭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毗而肯力於公上者董之於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辭以告于縣尹曰丁君某可於是縣尹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於常平使者曰飢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賙官有不賙之賙則毗受不惠之惠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於饑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及謝君屬耆老而告之王等六百人皆曰諾於是僦毗為工造舟為梁遐通奔輳運木挽土月千其人剗剗舳舻二十有奇于鑊于石載維載堤橋成沂而望者鳧鷖之泛清

波而將翔也履而過者若鳥鵲之梁天漢而不設也於是毗之朽者果瘠者澤流者止而往來之濟者視洲為陵視水為炭視驚濤為坦塗縣人錄其役謫余記之余曰是可書也今夫見冬涉者其心惻見春溺者其類泚然舟子專濟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位而政不及焉或牽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力不至焉或不位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李君位焉而莫之牽李君庸丁君謝君丁君謝君不位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庸飢毗毗利焉而莫之怨夫惟飢毗利而舟子

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而邦毗始不利然邦毗之利大之難乎抑久之難乎大而不久邦毗之利其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毋忽紹熙初元十月九月具位楊某記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儀真游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在城之北三里所曰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橫洲若長城若偃月岡阜靡迤二十餘里迺迎大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天長蓋承平時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

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萬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  
宮於瓜步山而去亭立北山之椒居高視下江淮  
表裏皆在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  
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渺於煙  
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群山如嘗黃綠耳  
競奔爭馳而不可繫也如安期羨門御風騎氣隔  
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迨暇則  
裴回其上為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于  
索虜再葺至紹興辛巳又火于索虜雨簾雲棟剪  
為荒煙野草垂三十年淮人過者罔不慨歎今太

守左侯昌時作藩之數月因艮齋先生謝公過逢  
相與談斯亭訪遺址披榛而上巋然獨存廼誅草  
茅廼屬工徒為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邃  
以檻肇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來年之正月乃  
成華不及汰庫不及陋無費於官無勵於民又種  
萬松以繚其西北又執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牝  
其南谷儀真之士民登而樂之相與謁余記之且  
曰吾侯秩滿將歸天朝留之不可惟侯奉法循  
理節用愛人至於俯府庾繕溝壘訓兵戎虞疆場  
夙夜畢力以整以暇江海盜斂悉縛致麾下姦慝

跡熄不敢竊發年穀荐登倍獲他境因治之餘復  
此世觀州人老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  
揖江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擊  
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游觀登臨之勝而已哉  
願為特書惠我淮土以詔于無止余曰諾哉紹熙  
二年四月六日具位揚某記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煩其多士為江右  
甲朝廷視邦選侯其重視姑蘓雪川諸郡云紹熙  
元年春 皇咨于相廬陵調守孰可於是莆陽方

侯崧卿以侍從之臣薦聞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  
若干月教條既洽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  
賓贊商畧曰是邦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  
紀焉非闕歟捐布三十万召匠視成官無所預誅  
茅於郡圃之東三瑞堂之左為堂七楹踰月而落  
之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贊之曰甚善名堂雖  
欲易焉得而易於是旁搜先生之遺墨伐石刻之  
為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曹及士子陳其姓者葺先  
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回先生之緒風以  
答士民之長思移書於某曰子非先生之鄉人乎

於先生獨無情哉記斯堂子獨得辭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昔在穎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穎之葦屋今為荒煙野草在廬陵之荒煙野草今為葦屋物之廢興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當時敬之而後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然則鄉里之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蓋人者可必者也然間六一之堂其在永豐乎曰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生者鄉里反薄而後世反短歟人又不可必也先生之沒距今百有餘

歲矣堂之在穎者化為荒煙野草矣而斯堂自穎而歸廬陵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逢今侯斯堂其能歸乎然則天也亦人也既以為侯賀又以為先生賀紹熙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具位揚某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文之遺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盛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扼南北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庠且隘顧可謂稱矧是澤宮古以擇士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為屋才百其楹

歲施月墮至者千人項背駢繁至緯葭為廬架以  
蒼管兩風驟至偃僕蔽遮堂全文卷紹熙二年春  
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寔來居守  
幕府肇啓一新百為劬躬疚懷于夙于夜仁聲義  
實允洽吐庶文令武競兵戎載肅靡政不葺靡敬  
不革孚于九郡水順雪釋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  
若干人充庭果以為請公即命駕率屬往而相攸  
則見藩按級夷棟折榱傾廩廩將壓顧謂治中廖  
君俱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廬不湫隘否不簡陋  
否其宜稱否迺徹厥舊迺圖斯新意匠是斷畫堵

是度棟采崇崇柱楠奕奕率賤舊貫益四之一考  
官有舍揖士有堂爰廓四廡爰拱二掖可案可几  
可研可席堂之北垣中闢以南前後俱墻內外有  
閑自闌之表緘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負左次  
右局不併會為門關啓閉維時職誰何者於此攸  
宅几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門  
徂裔皆覽其地士之集者霽則不埃霖則不淖經  
始于是歲冬十一月八月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  
落之公屬予記其役予諭于諸生曰公之於諸君  
不薄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來試於斯蓋亦對長

江以為泓操三山以為舩以寫胸中王謝康濟之  
長榮以蒼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撓毋諛毋諛毋懈  
以毋負余公延佇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具位  
廬陵揚某記并書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  
平生無它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  
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子林艘永新怪石以遺  
予予喜甚日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釘甃為假  
山灰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

假山將誰給予笑曰予敢給人聊自給耳才臣曰  
有石而無泉非缺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  
舊有一泉而堙即命浚焉泉冽以猛因接筒引之  
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甃一小方池深尺廣五  
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蓉雜以菖荷每疏泉  
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  
激之則為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  
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為流水其將至也若哽  
若咽若噴若叱然後滄然而上泱泱而流流而入  
於池其流有文其人者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

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喜浮者  
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十每浮而出也後者不  
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者余固異之其始  
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荇帶之下去則顯其  
後漸與人習圍圍洋洋若與人為翫既而復隱若  
耻以身供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食之每  
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  
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  
肓之疾醫緩云不可為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予曰  
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法可

艾予亦不艾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王隆病叟  
楊萬里記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湛少初重趺觸熱走百有二十里訪  
予於南溪之上踞而請曰湛同里人士曰槎江朱  
生知微德全者嘗於先人手從學湛與之同研席  
繙書策於今二十年不啻矣德全之為人湛能言  
之申且而起丙夜而不寐其志未小也蓋將味詩  
書之芳潤而不知芻豢之悅口咏仁義之洪瀾而  
不知江海之沃日獵道德之具囿而不知雲夢獲

禽其志未小也嘗服膺齋心手范文正公不欺之  
言乃取以名其堂敬介湛乞先生一言以範之上  
何巍而不陟下何濬而不頤願細以為後學惠不  
寧唯朱生之福抑湛也實與被焉昭昭之不揭昏  
昏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對曰是學也吾也嘗從  
事於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誠謹獨不盡乎人則  
至誠不至乎天自八聖兩賢其畀也有器其承也  
有系不此乎在其搆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矣  
豈唯吾不知所以告八聖兩賢亦不知所以告年  
月日誠齋野客揚万里記

###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迂予於中  
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旰未遑也  
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  
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階有頃  
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溽淖沒膝予  
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  
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  
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  
屋後折而左度脩廡陟穹嶽有亭若在天半掀然

孤巖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檐三十許武石攔崛起塔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齋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闕闔數十萬家如在井底下視膽倬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宅一城高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橫屬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既驚風歛起林木叫呼大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峯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

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十月晦誠齋野客揚萬里記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遺經閣者潭之瀏陽李氏度書之地也重修者李君之傳也閣之址故在縣之南之傳所居之西偏成於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祖致仕君彥從暨乃父德廣也初取鄒魯之諺以名之復為文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既扁之以三大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張公數十人賦詩以華其紀者今待制侍講晦菴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終再厄鬱攸致

政君喟曰災之攸興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  
一月迨暇携賓親若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  
所得其地於太湖山之旁幽邃演迤改築有日矣  
而父子相繼以逝之傳既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  
齎志未攄則又喟曰是閭不建之傳不名為人子  
為人孫矣則惡衣絕甘圭積黍累匪閭弗思匪閭  
弗為紹熙癸丑始克落之厥址正方厥廬高涼自  
地視閣滯在天半自閣視地濬在谷底湖鼎三峯  
吾山相臺挑霄爭高摩肩並馳後先低昂互為崕  
竒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籤萬軸漆書萬卷

是物儲則又喟曰舊記及諸詩皆命代無價手作  
也新記微江西誠齋楊先生莫可於是遠千里  
走書介予門人安福劉儼以謁於予予謂儼曰為  
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木千章橘千頭田萬頃  
粟帛金玉固不禁也世之遺子不以是遺而以奚  
遺今李君致政父子之遺爾子孫不干其貨干其  
書不旣左且異乎雖然不有以左乎彼不有以右  
乎此不有以異乎今不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為我  
賀李氏子孫之遭也不寧惟李氏子孫之遭也亦  
為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遭也不寧惟致政君父子

之遭也亦為我賀茲閣之遭也致政君名作入淳  
熙甲辰遇 東朝慶壽恩授通功即致其仕德廣  
名日南之傳字夢符蓋三世以學行有稱於州里  
云紹熙甲寅閏月五日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記

遠明樓記

予導熙庚子之官五羊道西昌泊跨牛巷據胡床  
小極睡思昏昏也縣尹李公壘簿公趙昌父傳呼  
而來予攝衣躡履出迎坐未定二君曰先生欲登  
快閣乎予謝曰幸甚即聯騎疾往是時春欲十半  
憑欄送目一望無際綠楊拂水桃杏夾岸澄江漫

流不疾不徐遠山爭出平野自獻視山谷登臨之  
時晚晴落木之景其驟絕過之而公程駭奔不得  
久留忽忽留兩絕句而去至今有遺恨也後十年  
予宦江東予之倩安福劉侂以書來為言西昌佳  
士陳誠之所居距快閣不遠而距澄江又加不遠  
然出門則江甚遠蓋關闌居者百餘室蔽遮其前  
有適誠之者日盍樓其上既潰于成呼酒與二三  
詩友落之開牕卷簾江光月色飛入几席凄神寒  
骨便覺貝闕珠宮去人不遠因適山谷語扁曰遠  
明願先生記其說予許之未暇也予既退休于居

誠之擊小舟三百里冒春兩訪予於南溪之上投  
贈予四六五七皆清峻邁往予讀之驚異外問快  
閣士恙乎誠之曰江月如故而落木榮白鷗老矣  
因蹠而請曰先生於恂有宿諾願踐言予笑曰嘻  
吾為子懼矣昔半山老人嘗與謝公爭野公去我  
來應屬我之詩是也又與段約之爭埭割我鍾山  
一半青之詩是也今子以茲樓偏快閣非城虎牢  
之策乎山谷猶有鬼神爭端自此始矣紹熙甲  
寅四月庚戌誠齋老人楊万里記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月吉水人士王子俊等  
四百餘人合辭請於予曰屯田之為吉水病三四  
百年於此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  
末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為加多而其租  
為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為  
稅畷於是租之為解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  
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  
十五年天台陳君截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詣  
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  
之地官方是時吉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

汝諧相繼為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彥逾丘公  
定業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聞乃紹熙之  
二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目  
百里之民如痿起行惟聲丕同升聞于天願先生  
特書以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  
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熙四年秋七月十一日  
具位揚万里記

邵州希濂堂記

余謝病免歸偃卧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  
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獨不我數遺千里遺騎蹟

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  
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舊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  
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  
可得獨潘公興嗣誦其為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  
於吾心迺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為堂命  
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菴  
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  
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  
漫漶以于譽者也子於此當深發矣因為燾大書  
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

發之微晦菴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  
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苟似精譎似密刻似嚴弛似  
怒而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  
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侯之希濂希其四也蓋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  
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希之大乎  
哉余聞侯之為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  
畏大丞相益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  
流有自云紹熙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  
里記

譚氏學林堂記

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郢州郡博士始策上第  
者世選其名勤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  
十有四嗜學明經有司以秋賦之溢負選試太學  
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叢書於間絕甘屏葷而  
以詩禮為膏梁指綺抵縞而以文史為襟帶去絲  
遠竹而以簡編為笙鏞問堂名於艮齋先生謝公  
公大書學林以扁其楣又問學林之說於余則訊  
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黃豫章擷之以論學者也子  
嘗觀於高山深林乎崑崙乎其陟而彌峻也蔚蔚

乎其眇而彌廣也窈窈乎其曠而彌邃也子也入焉將奚取乎根柢乎榮華乎曰根柢哉余曰子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邃也又有甚於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陷聖賢者其塗悠趨名爵者其蹊捷子能不誇於腴不厭於淡不勤於捷不墮於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曰矣不然腴

與淡戰於口悠與捷戰於心吾懼榮華之勝而根柢之負也文詞之誅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之偪也嚮聖賢而偪名爵苟不止其嚮必至乎爾也嚮名爵而偪聖賢雖不止其嚮亦必至乎否也子將欲入其林願聞其嚮知言字養正紹熙五年十二月 日具位楊万里記

友善齋記

大學之士有東吳張堯臣以道者精於文工於詩其為人賢而靜介而能穆予初識之於友人張功父坐間未之異也一日以道訪予談學問講詩文

雷出而水湧且請予賦寒綠軒之詩予怪而問之  
曰偕寒互綠此天隨子祀菊賦語也子也方與四  
方九州之英傑戰得失於賢科之中於寒綠奚取  
焉以道曰先生之所謂奚取乃堯臣之所以深取  
也予始驚而異之因為賦之予既謝病退休于居  
自念平生若許子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者自此遠  
矣後一年功父不遠二千里走一介遺予書以道  
亦因之遺予書予發書笑曰野人無以供人之求  
以道亦豈有求者乎而其書詞乃曰堯臣嘗愛孟  
氏之書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  
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堯臣有一齋房名以  
友善願先生記其說以迪其衷以就其學予曰善  
一也今子欲友善則猶二之也蓋有有其善者有  
友其善者有其善者彼之所謂善士者也友其善  
者子之所欲友彼之善士者也子謂有其善者善  
乎友其善者善乎今夫東鄰有千金之璧我將假  
而觀之其得觀與否未可必也可必也璧猶彼之  
璧也而况不可必乎子盍以彼之璧為子之璧則  
夫所謂善士者友之可也不友之亦可也是則友

善之善者也是孟子之所望於子者也年月日廬  
陵揚万里記

福榮堂記

紹熙五年 隆慈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廼春王  
三朝 皇帝鳴和鑾備法駕曾爽夙興星陳天行  
朝于慈福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 壽皇拜前  
皇帝拜後 嘉王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驩決  
怡怡愉愉如也縉禮告竣慈顏有喜 皇帝若曰  
有昊博臨克篤宋祐佑我王母受茲介福施及家  
邦予一人敢專嚮之其錫類介賚以及人老惟臣

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於是太學生負  
吉州太和縣進士臣胡箋父母諮封迪功郎致仕  
毋歐陽氏孺人贊書寵嘉命服洲曜邑里交賀族  
親相豔乃扁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侈 君賜蓋取  
諸贊書語也維吉之胡其先肇自五季避地寔來  
其別有三若資政殿學士忠簡公是為值夏之胡  
其祖伯也若諱衍策慶曆六年第仕至朝奉大夫  
者是為太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箋之父子是  
為黃漕之胡其祖季也伏而未騫汨而未昭其昭  
其騫不在箋乎惟諮里居有賢稱嗜義若渴教子

若琢切而箋也允迪其教用勵其業將以樹其家  
而元其宗與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於上庠而  
屢書于月成焉繫 皇上錫類之恩配于丕天曷  
云報稱將欲報稱不在移所以孝於親者以忠於  
君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月也  
師之則是學之則至其勿曰吾家子雲而外求焉  
則幾矣豈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具位  
楊万里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終

誠齋集卷七十五

誠齋集卷第七十五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五美堂記

安城歐陽巨卿無它嗜好顧獨以為善最樂擇地而趨擇仁而里見一善思與之齊聞一善喜而不寐有二子長曰成務次曰成文皆幼而警敏長而俊茂旁招儒先授以經學勵以文行深念父子責善則不可不迺以善大不可一日掃澆其所居之堂之前家人子莫測其何為則手種雙桂于其地

誠齋集卷七十五

二子相顧喟曰昔晉人自喻以桂林一枝今家君  
兩之其指不欲才我伯霜仲雪與晉人爭長而競  
秀耶良齋先生謝公聞而嘉之為記其事且舉似  
王氏種槐之意以攤張其說以假歐陽氏尤以策  
礪二子考德請業以顯揚乃父巨卿燾後詒址之  
遠謀予得良齋之文讀之因署其紙尾曰王之槐  
歐之桂巨卿之積善二子之繼善良齋之樂善一  
記而具五美成務兄弟欣然相賀曰右偏一堂未  
名今扁以五美其可則復介予門人劉儼來請曰  
成務與弟成文蒙被先人彝訓夙夜繫遺愷是懼

先生不以兄弟為不可教教以五美先人不尚有  
知也不寧惟兄弟受其福先人實並受焉顧更乞  
言以終其惠予吞之曰五美之說昔者嘗聞之子  
產復聞之仲尼子產之五美諸侯會盟事也非學  
者事也學者之事可不尊仲尼之五美乎能尊仲  
尼之五美斯兼予之五美矣儼曰先生之惠歐陽  
氏不既大矣乎問一五聞三五聞三五得一五成  
務字幾先成文字昭先幾先嘗以文字與計偕昭  
先郡嘗舉堪應童子科其學皆進而未止者也紹

熙五年十月 日誠齋野客揚万里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繫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囂湫獄左庾右用遷于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庑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磳峻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柴門直廬從祀之廡肆業之齋

庖滷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于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君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役万里復于侯曰侯之再復學官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為万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于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

毋隳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  
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掾  
張球佐其費者保義郎新郴州巡轄蕭楹進士蕭  
文蔚云慶元丙辰四月四日具位揚万里記并書

廖氏龍潭書院記

湖之南大家鉅室富於貲者不少也其所少者富  
於書者歟其不富者非以其不耆歟於所少之中  
而僅有之者其惟攸川廖仲高文伯兄弟歟予聞  
其人嗜書如阮孚之於屐如陸羽之於茶如子猷  
之於竹如淵明之於菊也如朽斯饜愈啖而愈不

厭如疾斯痼愈瘵而愈不除也東若闕浙西若邛  
蜀有善本有精紙有大字之書必叩囊底倒囊中  
罄所有走徒步以致之又聘良工伐山木作一書  
院以度之凡數萬卷不翅也中敞之以文會之堂  
後附之以怡然之軒臨池有亭名以愛蓮玩芳有  
榭名以春風掖以兩齋庭列四桂竒崖峭峯遠岫  
遙岑連者芝秀孤者玉立園者玉孟覆銳者笋迸靜  
者麟卧躁者猊怒左右後先皆環以山下有回水  
匯而為潭紆紒冷冽寒入人骨相傳有龍過者神  
聳俯者膽掉故總而命之以龍潭書院云歲招明

師日集良友與其子弟講舉肆業於間士之自遠  
而至者常數十百人誦弦之鏘燈火之光簡編之  
香達于鄰曲其子弟服食仁義沉酣經訓徃徃多  
為才且良者徃歲之冬嘗介予猶子壽森來謁予  
記之予日諾哉以臂痛未能也今復來趣予聞淵  
有龍者領有珠聖門其猶龍淵乎泳其涯必航其  
源攀其鱗必探其領故得其夜光明月者為顏為  
曾為伋為軻得其璣非者為琴張為牧皮得其瑟  
瑟者為漆雕哆為公良孺廖氏子弟可不楸哉異  
時廖氏子弟有孝友忠信文行名實輝然照映於

湖之南者予將賀其得珠也仲高名仰之文伯名  
天經良齋先生謝公許其伯仲為材進士其父諱  
彥修字敏道嘗為陽朔主簿慶元元年十月 日  
楊万里記

羅氏萬卷樓記

羅氏皆豫章別也其在于晉君章以文鳴降及五  
季則有江東公今廬陵之羅其後也出疑歸門北  
東四十里而近為完塘之羅自武岡公以泓澄演  
迤之學嶄刻卓詭之詞第建炎進士其族遂鼎盛  
由完塘西北五十里而遙為印岡之羅自鄉先生

天文以詩一經為三舍八邑之師其子若孫若曾  
孫以經術文詞第進士者七人其薦于鄉者何數  
至今遂為士鄉家章甫人誦弦也由印岡西南三  
十里而近為東西塘之羅自長者長吉始聘師友  
闢齋房訓子弟今垂五十年矣而獨未有聞焉長  
吉之族德元有孫敬夫予聞其避俗入山築樓叢  
書扁以萬卷旁招儒先以範以模敬夫幼失所怙  
每月之吉定省其母夫人外即往山齋晨昏膏  
忘寢食記覽簡策目誦萬言追琢詞章月禿千毫  
以書來請曰宗禮刻意願學而未得所以學敢問

聖涯奚而可航聖門奚而可階予復之曰服食仁  
義蓄畚經訓學也誦數訓故摘豔文詞亦學也薄  
陋藏修游談空虛亦學也子也擇於斯三者有在楸  
之而已大抵族姓之盛衰或以為數其然豈其然  
乎譬之田焉水旱數也勤惰數乎當武岡公天文  
先生之未作完塘之羅猶印岡之羅印岡之羅猶  
東西塘之羅也今二氏之羅獨殊於東西塘之羅  
夫豈數乎哉夫豈不以人乎哉使敬夫而為印岡  
完塘之羅是亦印岡完塘之羅而已豈唯印岡完  
塘之羅而已果能楸焉後出益可畏晚發愈可仰

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敬夫與予叔父弟姪皆親也予以隨牒倦游四方晚乃識之樓之下有堂曰醉經有軒曰遠俗曰默曰南曰北云慶元二年重陽前一日具位揚万里記并書

隆興府重新府學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隆興府府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辭移書於余曰豫章學官景祐肇造治平遷焉火于建炎而復于紹興誰其復者丞相趙公也於是兵荒之叢殘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董董草創時則葺而未周後人承承歲增年培

於是面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橫經之堂入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貢歲在乙丑侍郎李公廼新殿宇歲在庚子侍郎張公廼立都門既屋老而圯講堂最久則最先圯新斯堂者樞使王公之為也齋房久則又圯新斯齋者樞密黃公之為也殿宇久則又圯重門久則又圯新斯殿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為也公以天朝法從之貴一代正人之望輟自天邑來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聖顧瞻踟躕則見殿宇將壓兩序僮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於是喟曰曾謂夫子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廼誕寘之隘巷乎於是市地片墻召匠  
屬役殿宇腐矣廼撤廼新標星禡矣廼拓廼曠戟  
門陋矣廼易廼崇翼以二門幾其入出廣厥二序  
增之四楹端委度左犧象度右費不于官于學之  
庾工不于毗于市之庸執扑不于吏于學之職厥  
布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  
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  
千有奇者厥瓦也昔歲之季夏經之而落之以今  
歲之暮春高明爽塏美奐孔碩可百年不騫不啻  
也是可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余復之曰公所以

新斯學之政二三子智及之矣二三子抑知公所  
以新斯學之指乎二三子入自櫺星若至闕里趾  
于戟門若覲孔墻瞻彼睟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  
若聆喟歎去聖人之門若此其不遠也近聖人之  
訓若此其甚也蓋退而月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  
身充者家蹈而國達者孝歟忠歟仁歟義歟得諸  
心矣充於而身者反否焉而謂得於心也可乎不  
可也充諸身矣蹈于而家達于國者反戾焉而謂  
充於身也可乎不可也去其所不可以就其所可  
二三子何負於公不然公何負於二三子公名戡

字定夫莆陽忠惠家也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有焉具位揚万里記

喚春園記

新喻縣南五十里而近有鄉曰臨川其山深秀其水糾縈東西行者未至十里所則望見一峯孤聳如有人自天投筆於太空至天半翔舉翻倒而下至地躍而起卓爾而立其跼豐而安其穎銳而端又如有人卧地仰空醉持翠筆而書青霄也故里之人名之曰卓筆峯云士之居于臨川者皆爭此峯而面之面之者衆而莫有正焉者面之而正焉

者惟人士周仲祥之居為然餘皆不然不然者皆仲祥之為嫉嫉仲祥而仲祥不懼又加貪焉又築一山園於居之旁其求多於此峯未已也一日介吾亡友之子劉庭杞繪畫其所居與園與此峯以來求予名其園且記之予歷指以問曰彼園之山椒有亭翩然其上如張蓋風中勢欲飛去有掣而止之者何曰此靜菴也彼山之趾有大屋碧瓦朱甍風屏月櫺閣其上而齋其下學子往來操琴枕書口吻鳴聲者何曰此用德之堂右以進修之齋左以醉隱之軒而冠以緡經之閣也彼園之植高

者雲倚早者地覆纖者茸如茂者幄如丹者素者  
碧者畦者泚者又紛然如時女之出閨閣酣暹日  
而拾瑤草者何曰水者蒲蓮陸者卉木也予歎曰  
又多乎哉仲祥撥此峯於懷袖多矣而園亭卉木  
之幽茂盛顯復如此其取諸造物不曰又求其寶  
劍乎予恐造物者亦借仲祥之為嫉嫉之者不寧  
惟臨川之士而已園之景名其一遺其百則兼總  
而命之曰喚春蓋取諸劉夢得之聯句云仲祥名  
瑤喜教子好賓客良齋先生謝公為記其堂亟稱  
其賢其一子某未冠已秀警誦書如水倒流下筆

翩翩有可愛者其筆峯秀氣鍾美於是乎韓宣子  
曰周禮盡在魯矣慶元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具位  
楊万里記

委懷堂記

宜溪王介卿淳熙癸卯訪予東山之西南溪之北  
與之語如江吐月如山出泉如珠走盤也蓋其家  
自察判公旁招明師多取端友儲書三萬卷無日  
不討子若孫立於庭而訓之于承家之不易樹身  
之孔棘我有方策汝其韜之我有師友沙其範之  
故吾州世家言子弟之秀且良有文而劬於學必

日宣溪之王如价卿者豈非所謂王氏之秀且良有文而劬於學者耶使予不敬之不愛之不可得也父兄之教其端使然哉它日遺予書曰維藩於人間世之所好者未嘗不望望然去之至於欣欣樂之者皆人間世之所不好者也偶讀淵明詩至委懷琴書之句作而曰此維藩之心而出於淵明之口者也敬以名其肄業之堂願徼福於先生乞一言以記其說且作三大字以扁其上予為扁之未暇記也今日皮仲文歸自宣溪首跽而請曰价卿委懷之記先生忘之否肯為作否予笑曰東坡

先生不云乎詩債隔年而後還予逋价卿之責今年十年矣其可不庚乎哉其可忘乎哉其可使催租人徒手復命乎哉年月 月揚万里記

### 趙氏三桂堂記

國朝皇族之英自拔於綺襦金貂之林而爭衡於秀孝文儒之圃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文科者亦徃徃如麟之角兼此而趾美者其惟少師惠國良公之一門乎試冠延和頌獻聖武

仁宗皇帝是以有務學秀出之詔宗學方新經術首選 英宗皇帝是以有文義異等之擢學洞詩

禮傳釋孝經 神宗皇帝是以有究厥微言之褒  
至南陽侯傳惠國之業以訓其子正議公每曰五  
十二子可教惟汝不可不懋正議公感父之訓念祖  
之業耕獵種績溢為偉辭儒先推表厥聞允焯  
遂中紹興戊午之科正議公又傳南陽侯之業以  
訓其子徽州公且曰吾以武階易為文臣汝今未  
官可不吾續徽州公於是鑽礪覃思繼我先烈遂  
中紹興戊辰之科徽州公又傳正議公之業以訓  
其子亮夫亮夫以訓其子時侃時俊二子皆以文  
詞薦名而時侃遂中慶元丙辰之科是歲六月時

俊來為吉州戶曹掾携徽州公書遺予曰彥恂愚  
不肖不能大先公之門惟是世業一卷之書六葉  
授受不敢汙萊嘗勵諸孫曰汝儻世科當為汝作  
三桂之堂今不踐言罔克用勸先公之故人惟子  
在盍為我記其說用光光前文人以起起吾又子  
又孫子獨得辭余報之曰自晉人以桂林一枝自  
况相傳至唐乃以策第禮闈謂之擢桂歌於杜氏  
之詩今君家擢桂三世可不謂衣冠之盛事矣哉  
抑君其懋諸子諸孫以君家一卷之書且一卷之  
書未易言也顧所用何如耳收科發身一卷之書

也惟忠惟孝以維城王室盤石國祚侔 宋萬嗣  
復無無極則君家子孫久大閱遠亦與 宋罔  
極亦一卷之書也顧所用何如耳惠國諱某南陽  
侯諱某正議公諱公稱字子顯正議公累治劇郡  
紹興間其治最天下晚守京口獨當辛巳虜寇之  
鋒其功不細未報而沒至今屈之云年月月楊万  
里記

### 贛縣學記

贛縣治之西南祀孔子故有廟學則未聞也後廟  
亦廢其地入祥符宮皇祐二年縣宰王君希即舊

址作新廟即廟廡為學舍至紹興庚午火于叛卒  
後六年予為州戶掾武夷陳君勳元器為宰盱江  
黃君文昌世永為主簿一月二君約予登覽縣學  
之地則檝棘生之瓦礫翳焉二君慨然欲復之未  
能也後四十二年黃君之弟文嵩來為宰其治明  
而寬惠而能斷暮年民馴其教條而樂供其貢賦  
公上既給廼斤其贏為錢百萬攝守黃侯渙復佐  
以五十萬中峙大成之殿繚以七十餘區之屋講  
席有堂入直有廬肆業有齋東西有序庖福有所  
肇脩胡簋繪事從祀百爾文物彪列一新釋菜之

容觀者起敬誦弦之聲聞者勸學屬役於紹熙甲寅之季春而考室於仲秋黃君走書來請予記其成予復之曰子之兄天下士也予之畏友也然是學也子之兄嘗有志矣而莫之就天下之事因則易造則難也今子能造而新之其不曰難乎哉子之兄之所難而子之所易其不又難乎哉事之難者子既易之矣事有至易而人反難之者子抑聞之手顛之為邦其山聳而屬其水湍以清聳而屬故其民果而挾氣湍以清故其俗激而喜爭長民者曰化之難也予則曰化之易若之何其易也彼

其挾氣獨不可因之使果於義彼其喜爭獨不可因之使激於節與名若之何其不易且百年之間如陽行先如孫介夫如李先之非顛人乎非名義之君子乎使崕峒為淵章貢為山曰顛之士不復有斯人也其孰曰不可不然而曰斯人不復有其孰曰可顧所以因而使之者何如耳然則因而使之奈何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斯道也因而使之之道也非乎長民者獨不聞之也乎故曰因則易今孟子之言子已得之矣異時將有磊落光顯於朝以名義聞天下者其必顛之士也夫其

亦子之教也夫予老矣其獨可得而見也夫慶元二年冬十月十五日具位揚万里記并書

廣漢李氏義槩堂記

予自少從紫巖先生父子間講學則聞先生同郡有君子焉李其姓發其名浩然其字也讀書不為空言業文不為篆刻譬如農夫耕以忠孝而種以仁義視君以親以仕不仕而忘其慕視人以身以莅不莅而異其惻君實耻之予私竊起敬焉後班于朝見蜀之賢大夫士益衆問以所聞則又益詳咸謂君在辟雍奏疏論靖康之危報聞而歸可以

已矣君則喟曰苟可以報國吾何愛焉紹興丙辰之旱傾家為食以食餓者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志在及物吾何求焉乾道二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三年又旱又行之如初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自為善耳吾何憊焉如是者三十餘年矣五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蓋吐之枵而舖瘠而腴殫而蘓者至是枚數其人至二百七萬一千三百有奇斛計其粟至一萬四百六十有奇於是里之吐且怨且譁相與謳曰我有耄老李君粥之我有

漢新太守余侯時言至止聞而恟曰州有斯人而  
壅於上聞咎不予在則以其事上于部使者轉運  
使趙公公說丞以聞宣撫使樞使王公炎又三以  
聞後宣撫使薛公良朋又以聞後轉運使王公璠  
趙公不怠又以聞 孝宗皇帝嘉之曰爾以布衣  
居于下土乃因年饑多所全活仁心義槩徹于聽  
聞廼錫贊書官以九品時乾道九年閏正月九日  
也於是君之名一日布海內君既拜上恩則扁其  
堂曰義槩以侈 君賜後若干年君之孫寅仲以

奉大對剴切第甲科佐著庭史成增秩復請於朝  
願移榮於君 太上皇欣然曰孫知尊祖朕之所  
嘉再贈承務郎然後里之毗怨者懌譁者息謳者  
默今年三月寅仲以書及圖抵予曰義槩之堂先  
祖名之未暇作也重惟先忘其可弗承茲堂其可  
弗築端策面勢得其址於先人故廬之側西山之  
趾蓋再一終乃克有就復閣其上扁以尊祖執事  
嘗為賦詩今不為記其役以此誰諉則諾而書之  
其高三十有九尺廣倍之深三分廣之二閣以尊  
奉兩朝之贊書君像在焉群賢之詩則刻石堂上

慶元三年上巳日中大夫煥章閣待 制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揚 万里記

玉笥山重修颯馭廟記

惟泰元尊憐下土鞠萬生俾發育亨嘉罔有札瘥  
豐楙穎栗罔有捐瘠怡愉洽熙罔有哀籲是惟皇  
皇后帝之心然高居霄極下視豪端或闕兩間或  
壅外聞則有伯強猖狂崇降威虐我民於是乎有  
癘疫之眚虐魃支祁潛暘逆泆我民於是乎有乾  
溢之眚回祿屏豎鬱攸飄怒我民於是乎有燬靈  
之眚我民披肝為紙滴淚到泉叫闔排雲將焉攸

訥惟天一方必有名山大川之神代天臨徹帝省  
挈携陰機簫勺民瘼孰弄疾威睽閃睚眦孰  
塾孰噫孰欠孰燧厥燄聞而藥之膏之濯之澮而  
流之燔之收之駕彼飛龍乘彼白雲秉蠶旗提青  
萍搗訶百神誥誅萬祇惠鮮我民會歸和平迪民  
之康樂帝之心惟大江之西吉之吉水出縣北東  
六十里所鄉曰某鄉山曰玉笥廟曰颯馭者帝心  
所倚民命所寄其不在茲或曰西嶽華山之神離  
宮也或曰吳史君雲儲之神受后帝茅土于茲山  
也初名雲騰自唐之天寶神所命也今日颯馭自

皇朝之宣和 徽皇所錫也上沂章貢下沿洪撫  
旒倪奔農商焚焚士夫欣欣相踵于途足會于祠  
彼以初年此以祝釐弗牲弗管惟茲惟粢祝史致  
告如鼓谷稭隕社山則疵癘不作霖霖時叙婁豐  
孔碩潦反其壑火熄風寂頻年泰和我民舞歌則  
相與視廟䟽饌諷其壞隕某殿某室某像某服是  
處是築是葺是縮于瓦于木于堵于屋昔故今新  
今煥昔塵匪神我勤繫我谷神用永賴于我民其  
費出于里之人其倡之者子友生鄉貢進士曾三  
異云慶元五年十月既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楊万里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六

記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奉新人士王模表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  
來請於余曰先生宰新吳日大帥樞密民夷劉公  
嘗請於朝為民除僑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  
以祠之先生記之矣今又有可記者蓋自紹興經  
界既行民田既正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  
地之幽遐疇之汗萊民之荒棄者也於是官無日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不討其民強而投之曰惟種惟糧於我乎取惟犢  
惟來於我乎貸惟繇惟更於爾乎復厥田畝賦米  
斗有丰厥土畝賦泉六十民咸利其薄征始競耕  
焉其後議臣建白鬻之於是民之田此田者以泉  
讎官以田業已不省其害也吏言於官曰新田之  
賦不當夷於民田之賦於是兩稅二役繭絲預買  
為粟為帛舉重其估易而為泉民之輸者其費視  
舊十百始不堪命民訴之邑邑謁之州詎之吏吏  
曰不可今明府張君瑄未及下車究知民之甚病  
者在此力謁之州其不可益堅於是君孤憤不勝

欲解印綬挂縣門去模三人舉幡倡邑民遮留曰  
寧存民病勿失賢宰今請不可何知後終不可耶  
後有賢師與賢宰意合則必可矣未幾龍學尚書  
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君欣然曰吾幾妄去今謁不  
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謁之於公公欣然行之吏猶  
爭曰不可公一不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  
無抑配均曰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為戶一千有九  
十蹙者舒凋者蘓疾者除舉以手加額而相賀曰  
微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  
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侈張

公莫厚之惠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摸  
三人者當與邑之民繪公之像與劉公同堂社而  
稷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  
政相若剗磔疾苦則事相若兩公玉立二碑對峙  
式永厥垂其不淵曜先生雖欲辭將何辭余謝曰  
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害則同然而孰難余  
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事有欲為而不得為  
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上我欲為之我能  
言之耳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是已今張公  
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柅旁無牽顧我不欲

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為是以難  
為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細匱  
官其大匱勲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亦非難也留此  
以遺張公者則難也併書其說以答三士慶元戊  
午人日具位楊万里記

靜菴記

宋中興以來自 高宗及 孝宗及 太上及  
今上 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  
有三得人衆矣不可得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  
一族而叔姪同年者一時艷之以為盛事若予與

故叔父麻陽令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夢信是也有同產兄弟而同年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若曰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曰筠是也至於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歟故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照鄰紹興十八年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第四弓治爽葉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以來一家而已景伯收科之年蓋 孝宗之季年王道邇隆之時

也如唐之正觀開元如 本朝之慶曆元祐而景伯以卓詭切至之言上當 聖心臚句之月參政以疑丞侍 玉座觀殿上傳呼其子姓名景伯既出班再拜謝恩畢參政自 帝左右趨而下文石復再拜謝恩自宰相侍從百官及在廷之士皆咨嗟歎羨予時亦以省試官待罪廷中目睹盛事謂景伯十年鳳池名位視其父有過之無不及者後十四年予既以衣冠挂神虎門上而景伯方為國子博士兼史官遺予書曰遠嘗讀易竊有志於靜之一字則以名其所居之草菴以自儆焉敢請

先生一言以記之予復之曰在易貞雷而其悔山  
山以靜靜動之義也故其卦曰頤頤者養也貞山  
而其悔雷以動動靜之義也故其卦曰小過小過  
過也知以靜靜動之為養又知以動動靜之為過  
則靜之道得矣然聖人猶有大戒焉何戒也頤戒  
在初小過戒在上然則靜終不可動手曰靜而不  
動可以動矣慶元六年五月 日具位楊万里記

張希房山光樓記

永豐石井張氏秀民相望磊磊也昔乾道間文仲  
武仲弟兄好義喜賓客治樓觀築園圃與往來士

大夫行樂其中文仲之樓命曰霽月武仲之樓命  
曰憑虛皆求名於予而予命之也今垂四十年矣  
客有自石井來者予必問二樓無恙否為我寄聲  
樓中風月客曰霽月故無恙憑虛今為烏有先生  
矣予每歎息歲月無幾何而物之廢興乃爾其速  
也客曰憑虛雖廢而武仲有賢子師良字希房者  
種學擷詞尤工詩句即其舊址作新一樓靡汰昔  
宇靡遁今覽宇前有嶼嶼上有葩嶼外有泚泚中  
有渠泚外有疇疇若博局疇外有溪橫若羅帶是  
皆未足為樓中之偉觀也因出袖間一圖予披而

視之則佳葩美木繁蔕爭發秀色奪目竒芬襲人  
予為驚喜客曰未也客以右手卷其軸而左手舒  
其繪樓隱隱浸浸而葩草翻翻退歲忽有萬峯橫  
空起立通者如黛遐者黝濃者如濕淡者如無銳  
者如荀卓者如屏跳青躍嗚呼雲滄霧或嚮而來  
或背而去或偃而倨或俛而揖或奔而追或凝而  
居予不覺眸子眩晃應接不暇客曰某之來也希  
房九頓首奏記願徵福於先君武仲敢請先生名  
此摺且記其役予曰韋蘇州之詩不云乎鳥啼山  
光夕此古今絕唱也命以山光可乎客謝曰幸甚

年月日具位揚万里記

章貢道院記

贛之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垂故裡  
顯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昭其地重矣邑  
十而大疆衰而阻物夥而昌其事叢矣民毅而直  
小誦必見於色小伸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  
慝其俗古矣地之重事之叢俗之古故視邦選侯  
比他郡惟艱慶元五年前予直秘閣郎中三山彭  
公改帥五羊 皇上命祥刑使者萃文大卿雲川  
俞公兼領府事蓋弄印不畀者將甚逮十有一月

以畀今尹右史舍人拓蒼張公公來之初延見士  
民覽觀風謠受其質直信其無諉則顓其耆老而  
諭之曰而之所大欲將無在於父母妻子之相安  
乎將無在於衣食飽溫之不匱乎將無在於刑憲  
頌繫之無羈乎皆對曰諾公退而喜曰謂顓民未  
易治者皆謗吾民者也即表聞于 上曰凡厥有  
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豈古者良  
吏之為吏斯言一出十邑之民以手加額家傳人  
誦楮生毛穎其價十之於是一令無出出而必承  
一政無行行而必頌無改民勇勇於孝悌無息民

爭爭於耕織年穀大穰盜訟頗清未暮年而顓之  
治聲以最聞焉於是一府之督郵從事皆賀公曰  
公之表詞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罔不信矣  
非夫人之信於公而公之信於人非夫公之信於  
人而公之信於心也大哉心乎以政化者揉木之  
枉以心化者以抱召響公笑指其燕喜之堂曰此  
非燕喜之堂吾州之道院也賓皆曰然遂易其扁  
曰章貢道院而以書屬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  
之公名貴謨字子智與予友善今二十年云庚申  
十月十八日具位楊万里記

湖北檢法廳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冕弁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凜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檢法官張君瀛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拔奇輩流蚤踐世科趾美續聞方當 聖上體天大德蹈舜好生妙選膺使桂林唐公為祥刑使者又差擇語掾如君者以賓贊之而諏律焉退之所謂

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閣其上而堂其下扁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例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書謗記於万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願一就先生之下風而七絲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為僚於斯將有請於斯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於例成之君子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易之中子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云者將議而入之歟抑亦出之歟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未其死

歟抑求其生歟惟君子之孚於中而誠於心者知之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逢之若君之盡心者今蓋稀矣空乘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君楸之嘉泰元祀十月望具位揚万里記并書

秀溪書院記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榮疑為天鏡涌為車輪行為齊紈魯縞之紋激為金黃玉磬之音人士周夾彥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

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閭旁招良傳以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伯仍大同艮齋先生聞而嘉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彥博來問於予曰奕也聞先生之於後學勿之有拒焉爾矣蓋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有未嘗問而告未有有問而無告也奕將俾諸子之學繫理義乎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其出也繫文辭乎或曰若是哉其滂也古之學者非此其入也願先生攤張謝公大書書院之旨以啓其衷予對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漢高帝所謂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子以為聖人之經  
君子之學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齊之以人之  
綱如是而止耳綱焉在曰親曰君而止耳理焉在  
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開金  
石表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昔者孔子嘗謂古  
之學者為己矣欲知古人為己之學此其是也曰  
左可乎若夫學文者孝弟之餘力也修辭者立誠  
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猷先言昔者子張嘗學  
于祿矣欲知今人干祿之學此其是也曰洵可乎  
將由夫或者前之說乎是木植而斲其柢也將由

夫或者後之說乎是穀茹而訕其耘也子於斯二  
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子之所後者勿  
訕其耘左者其不右手勿斲其柢洵者其不隆乎  
子蓋於孔子子張而問之乎彥博嗜學而強記經  
史百氏靡不綜貫云伯紀承勛婁以詩學首選於  
膠庠餘皆競爽嘉泰壬戌人目通議大夫寶文閣  
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揚万里  
記并書

醉樂堂記

吾州歐陽氏皆率更之苗也率更之業五傳者曰

琮刺吉州子若孫遂家焉琮之秉又八傳者曰萬  
宰吉之安福其子若孫家于吉者派為三支一支  
為永豐之歐六一先生是也一支為廬陵之歐近  
世詩人伯威是也一支為安福之歐今奉議即賜  
緋魚袋紹之是也紹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負中  
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甲乙至鄉  
舉輒不讎乃拜王父藤州史君門子之命非其好  
也四轉而為永州錄事參軍於是年四十有九矣  
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為風翮九霄之鵬則當豹  
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退之判司箠楚之酸語

乎昔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貴吾亦曰吾年五十  
當隱於是上書北闕願致為臣挂其冠即日自駕  
柴車歸安福東門外秀峯之西麓開三徑墾九畹  
垣一圃內卦千畦晝爾于行宵爾于營其所高寒  
亭之榭之某所深窈沼之沚之某所演迤花之竹  
之其芟其蘭尸祝靈均其菊其松尚灰淵明其石  
其泉佳招游巖日與方外之士觴詠其間乃作一  
堂奄有萬景揭以醉樂師我醉翁堂成與客落之  
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子之樂何  
如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他日紹之名似得謝

今十年矣嘉泰壬戌閏月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万里記

永新重建寶峯寺記

安福之南垂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其  
高五千尺其袤數十里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  
人弁冕端委秉珪佩玉坐于廟堂之上使人一見  
而敬心生焉迫而視之澹乎若巖岳幽人被薜荔  
帶女蘿餐菊為糧紉蘭為佩呼吸日月按掌雲煙  
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故老相傳其名曰萬寶峯  
云距山不遠有浮屠氏之宮曰寶峯寺飲山之翠

納山之光領山之要里之人樂游焉而樂之尤者  
槎江居士朱君諱戩也始游而愛其幽邃昕而來  
夕而返超然有會於心久而忘歸既而惜其棟宇  
之壞墮漫漶欲葺而新之蓋心許而未之言也一  
夕夢至某所若道家所謂小有天者其地瑤玉其  
屐金盞其浸芙蓉其林多羅其禽頻伽其牧猿猊  
其人偏袒右肩其服珠琲孔翠徃徃或跨龍鳳以  
為駟或坐菡萏以為床駕雲騰空起忽變化湏臾  
山川草木異彩炳煥皆若金色光奪人目霍然驚  
起因悟曰茲非予之心許而未言者耶則側橐召

匠斲山取材為殿為堂為寢為廊為門為墻為圍  
為像撲斲堅好瑀飾備具金碧有爛鼓鍾其鐘市  
腴田以業其生賈度牒以世其徒遂為衆山佛宮  
之冠至其子良肱繼再葺焉近歲戊午燼於鬱攸  
其孫知微知廣復一新之焉於是壤之蕪者薙基  
之窪者夷級之缺者甃宇之燎者立像之亡者補  
尺椽寸甍舉非其舊其舊惟數古佛及政和間一  
大鍾而止耳里人縱觀盞者喜其復擇者駭其麗  
遠者賀其新寺始葺于紹興之甲子再葺于紹熙  
之庚戌一新于慶元己未之仲冬後先之費為錢

各百萬云旣成知微介予債劉億來謁予記之予  
喟曰天下事患莫之倡倡之矣患莫之繼然士大  
夫之家而祖而父倡以忠孝繼以背誕倡以術業  
繼以荒嬉是亦繼也有能如知微弟兄之繼其父  
祖之志者乎無也抑請大之其明年四月十一日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万里記并書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閩之為郡八孰難理曰汀汀之為邑六孰難理曰  
長汀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屹其川怒湍其氓悍堅  
堅曷難乎長汀曰汀為閩尤長汀為汀尤天台謝

君周卿佩印組一之曰顧而嘻曰地岡險易險易  
在令氓罔怛愿悍愿在政爰整維網爰究源委以  
肅手氓者肅手躬以繩手昏者繩手衷先是邑以  
鬻監為田外之賦監以餐錢為俸外之給君曰非  
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暇循行邑居周視  
墻屋問其門序傾西隕東問其園扉上兩旁風問  
其帑庾戶蠹壁空初而戚旣而懌曰不有外府於  
是畢捐所却之布為錢萬者百廼市松石廼陶甃  
甃廼屬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  
園扉之屋十有二區帑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

易故又以其贏為燕息之所其肇造者曰鈞臺曰  
村莊曰靖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  
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紆若倦若劬暮年  
儕功無糜公藏無聳民聽霍然山出煥然霞湧君  
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捐已所  
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絜乎不知其賦視其  
贏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疚役  
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  
所治者小嘉泰三祀二月庚申具位揚万里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弓冶祖考襟帶詩禮耕獵陶  
楮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  
入吾州萬鵠袍之場其聲籍甚也已而曰是不足  
為敏而適其光遺其子異負笈遠侍從即章公學  
焉其文目進士灰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齋房  
之前池中生蓮一莖二葩章公聞之曰耿耿社哉  
為之兆矣是秋有司薦異詣太常又上異之子應  
雷可博士弟子負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  
書瑞蓮齋三字以遺季隨季隨迺遺異來謁予記  
之予曰章公之所記瑞其止於一蓮而已乎將不

止於一蓮而已也予聞蕭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  
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異又有聞焉不曰瑞  
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抑予猶有以楸焉  
者而家在唐自瑀至遇持國象者八葉茲又瑞之  
大者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楸乎抑  
予猶有以擇焉者瑀之忠復之直瑞也嵩之貴悅  
之達亦瑞也後之瑞瑞干而家者也前之瑞不惟  
瑞干而家者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  
無擇乎嘉泰甲子燈夕後二目具位揚万里記

山居記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  
居不于其山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  
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郭居而各以山  
居以見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胸次灑落  
如風擣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冰岳身居金馬玉  
堂之近而有雲嶠春臨之想職在軼納論思之地  
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  
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  
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  
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今

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甚矣子之愛山  
也抑亦居則有矣惡睹所謂昆侖哉問其戶外則  
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  
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  
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  
一日客至求觀公為出之竟斃斃而不能舞今子  
之山居將無類羊公之鶴乎賓王笑曰子知笑吾  
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也吾  
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  
守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

岳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  
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暉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  
乎其木林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非瀑布廉  
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  
嘗無山開禧乙丑六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揚萬  
里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六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七

廬陵楊萬里 廷秀

序

施少才蓬戶甲藁後序

蓬戶甲藁者吾友生蜀人施淵然少才之文也吾  
讀其文槁乎其無文也又取讀之則腴乎其有文  
矣讀其詩杳乎其無詩也又取讀之則琅乎其有  
詩矣無文與詩今人之不嗜則宜有文與詩古人  
不嗜之耶嗜與不嗜非施子之所與知也吾獨有  
歎焉闕焉而不以覲市焉而不以亟施子之為人

則然詩文云乎哉則其窮也亦宜吾蓋喜而悲之  
施子而不窮施子當不喜而窮也吾又奚以悲吾  
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  
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有斯窮也非夫窮施子  
者之為悲而誰為吾以悲之而彼又何辭焉藉曰  
不受則吾為妄人矣吾妄則施子又大妄矣施子  
妄也歟哉不妄也歟哉吾不妄也歟哉吾妄也歟  
哉施子之於此道也勤矣亦且至矣吾猶有以為  
施子贈勤而安而後思不疲至而妄其至焉則詞  
恭矣思逸而詞恭則古之人其去我遠者乎抑近

者乎既以為贈亦以自贈紹興壬午秋九月五日  
書

### 送蔣安行序

王道熄禮義廢夷禮闕以肆欲天下不厝而狄者  
否也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  
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  
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非乎五胡耶律之禍亦烈  
矣吾民不創而顧樂之哀哉人固自智也而樂禍  
也則亦無所主有所懼焉無所主而求道是故無  
得於實而有得於妄有所懼而畏死是故妄之中

又滋其妄焉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聖人不知之耶而不以訓憂乎妄之勝也佛之說曰生幻也死而禍福實也無有而有無此其妄宜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不待愚者而後信也何也智者疑中人疑信半愚者信乎尔疑也疑信半也則於此塞其哀信也則傲以福其親矣不者家者詈里者讟矣嗚呼夷禮而親焉瀆之大也夷俗而身焉亂之大也然下達乎細民而上通乎王公大人安焉於瀆且亂而不知惡也豈皆為之者之禍歟抑有所不欲為而不得不為歟不啻於迫而讟於怵者幾人

也佛足道哉求夫特立獨行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又幾人也佛足道哉吾誠悲之零陵之士蔣安行其家故貧喪其親哭踊葬祭甚禮而零陵之人不稱孝焉問焉則曰佛無所禱也安行聞之若未始聞之也嗟乎不能於王公大人而能於匹士其賢否何如哉而零陵之人云者人病乎安行病乎佛之行乎中國幾年矣佛之俗將狃乎夏矣人之聞於古也弗絕而絕矣而安行毅以守如此天下之大曰無安行乎聖人者作因天下守者之心明先生中正之道而禮復於古言異有禁術異有誅

以攘佛者之妄而謂天下不復於先王之治可不  
可也吾既於安行乎嘉之而又深有歎焉知我罪  
我吾敢知乎哉

送郭慶道序

萬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遍也大氏  
夕痊而朝發萬里有憂之來零陵聞人士有郭慶  
道者於醫無所不工召而視焉發藥一二而去初  
服食之未始有藥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他日問  
之曰鄉也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然初  
緩而率不緩焉又何術也慶道笑曰醫不必言也

且子以多為貴乎則泚水之役符堅法當勝謝元  
也且子欲已病乎欲膏藥乎威文之霸不數年而  
成也而敗亦稱是三代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後  
興醫身之與醫國異不異也天下之人惟其無所  
挾也有所挾則必有所成不於其成之待而於其  
初之責夫其初者不可見也而其成則不可禦世  
之人忽其不可見以敗其不可禦者何數也醫不  
必言也萬里聞其言欣然有會於吾心為書其說  
以贈之隆興元年三月一日廬陵揚萬里廷秀

序

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予退居于南溪之北涯三年戶不閉而無客未嘗掃迹而出無所於徃間一出則遇鄉里之達官要人鳴珂傳呼則又匿草間以俟其過乃敢行及所至或逢商有無議什百紛如也聞予來則泯默罷去若燥濕若酸鹹至於時之所指以為迂儒寒士達不多於予而窮不少於予者則徃徃日來而月不去晨坐則除夕賓主面有飢色而談有餘味人不惟以嗤居者亦以嗤來者不惟人之嗤也予亦自嗤且自惑焉謂予與人相同於無相同則後之

稱奚以合謂予與人相異於無相異則前之稱奚以驟使予不惑而不得也最後得王生子俊才臣者其於古聖賢書一見便領其妙下筆無俗下語亦不之彼而之此生其有以哉居數月告予以行曰將試於有司願請所以贈予曰生之是行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將其志不止於得科目而已耶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則生之挾時之悅生之鬱當時之售有餘也科目足道哉其志將不止於得科目而已也則予欲不言得而不言耶上之不置乎士士之不遯乎上生以為為何等事耶靜則道動則功

出處語默世則儀之天地人物身則福之是之為也場屋之文夸以賈驚麗以媒欣抑末矣是之為耶士之言曰我將先之末繼之本嗟乎木以先猶末以繼而又末以先者耶是故為士者植其初用士者計其終而取士不與焉蓋曰姑以是取之云爾古之人不介不達不摯不見場屋之文其士之介與摯也歟介之弁若吃也摯之惡若熾也於賔之賢若否也無繫也士之愚良繫不繫於場屋之文哉種玉者不礪執耨者不禾奈之何其以末先以本繼也生其力乎其所以植以堪乎其所以計

則生之得科目非生之得也上之人之得也介與摯乎爾夸與麗乎爾則生之得生之得也上之人得也耶生行也予於生乎觀南溪揚万里序

歐陽伯威胙辭集序

始予識歐陽伯威於傳彥博之坐中見其揚眉吐氣抵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坐人予敬之慕之私竊自媿其不如也後二十年間吾里蕭岳美為子弟擇師得異人焉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鬚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彫剝之餘落

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凜焉不減於昔獨其  
貧增焉耳不以增於貧而減於氣如伯威者鮮乎  
哉予因索其詩文伯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  
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  
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胜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  
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瘵其窮乎予退而觀之  
其得句徃徃出象外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  
屬秀邃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  
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闚殆遍矣他日  
伯威過我曰子真不有以瘵我之窮耶吾笑謂之

曰窮之瘵與否可瘵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  
哉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  
人者子以為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  
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  
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  
耳然則子之窮姑勿瘵焉可也雖然窮之瘵如李  
焉如蔡焉不旣震懼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瘵  
也子之窮瘵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瘵  
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瘵焉  
亦可也伯威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伯

威名鈇吾州永和人也其族與文忠公同系其先  
策第者九七人有曰中立者附入元祐黨籍其尊  
公彥美終於廣州經幹伯威事母至孝中書舍人  
周公子充愛其文行稱之曰奇士云

習齋論語講義序

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  
書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取  
以為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  
至可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  
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不然稻粱吾猶以為

淡也而欲求薺於茶乎哉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  
粱而奚也天下可無稻粱則是書可無矣雖然匹  
夫匹婦一目而無稻粱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  
婦而已矣况未必死乎然則稻粱者無之不可也  
一目而無之亦可也至於是書一目而無之則天  
下其無人類矣非無人類也有人類而無人心也  
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然  
則論語之書又非止於吾道之稻粱而已也故學  
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不見也然讀之之不遲知之  
之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淡歟食之而淡也食如不

食也吾友習齋子杜門三年忘其為三年也夫三年不為不淹矣杜門不為不幽矣忘其為淹且幽也不惟忘之而又樂之問之則曰吾方論語之讀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觀而不今人之觀是以樂也始吾之讀是書也屬乎其趨其若狂醒而不可繼也已凝乎其瞻其若失亡而不可捕也已今也勃乎其辭其若決溢而不可窒也已於是筆之於書以其副遺予予取而讀之欣然歎曰快哉是非所謂苦而甘者歟是非所謂淡而非淡者歟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者歟甚矣乎習齋子之於斯道

其劬若此其得若此其發若此也予聞書與人必相變也書變則人矣人變則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不加少讀孔顏之書而不孔顏者未始加少彼之變也奚以至此之變也奚以舒願與習齋子評之年月日揚万里序

送劉景明游長沙序

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劉先生為師而交子劉子彥純一日彥純與客過我客年甚少身偉且長舉酒百醜皆醜呼大笑坐上索紙筆為古文辭詩章百千言頃而就

飄然不可羈羈予驚且竒問之則劉其姓景明其字亦劉先生之門弟子也自是定交居三年亦不自以為樂予既白劉先生去飯其家日夕非彥純景明之為見於是始悲已而予官於贛又官於永中間與景明遇者一再今年秋景明訪予於南溪之上予與景明皆有服相問則相泣相想以皆失所天於是相弔當予與景明居年少氣銳各未更事視天下哀樂泊如也豈今日之弔之知哉嗟乎吾二人者自不相識而相友相友而相樂樂而離離而悲悲而不見見而相弔人生之萬變慨乎其

有感於予心也數日景明求飯予曰子乎留也予與子八年乃一見今又去後當復幾年乃見耶此生之八年者有幾使予與子皆中壽率八年而一見則其見者又有幾予不子留子猶予留景明曰吾不幸家以學而得貧身以嫡長而責不輕吾父之寔宥有期而所為寔宥之貧者無期吾將道宜春以之長涉以謁焉於二三故人者以佐吾貧予因賀之曰子行矣或曰初留而卒亟其行弔未既而賀及之禮歟予曰非禮歟父病無教子病無學教以異之學以慰之景明之貧也其不貧者多矣

予是以賀事親者不干其豐干其勤豐言物勤言窮也景明之諸弟未有立而景明是恃景明畢其力以送其死而養其生不曰躬乎景明之孝於是乎大予是以又賀景明之故人賢也而厚祿之為食見以貧猶將勸於貧而况為親而見耶其不勸乎否也予是以又賀無或人之說無以發吾說吾無說無以為送景明之說乾道二年八月日誠齋野客揚万里序

送羅永年序

今年六月予飯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

其名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適不自量其不肖來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為可教是以此自是與予相過款且久見其文辭清潤月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飯勤省其母與兄來與予別且求予言予曰子敏乎吾言亦奚以為永年曰椿之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象未若嗤我者之象也得一言悅者信嗤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嗤夫命儒者乎永年曰非嗤夫命儒者也嗤我之用儒變吏

也予曰然則嗤之所在在子者不加多在彼者不加少矣且用儒變吏與用吏變儒孰可孰不可也用皂隸而變公卿者無之手用暴客而變衣冠者無之手用搦棘變臺池也用豺狼變父子兄弟也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以嗤夫嗤子者吾以悲夫嗤子而不自嗤者彼不病其悲子獨病其嗤何也乾道丁亥十二月望日序

送郭銀河序

予聞郭銀河妙於數其談禍福多奇中其言於漢先生尚書劉公又其奇中之尤者也乾道戊子十

一月二十日來謁予貌甚古辭甚辯如軒轅彌明之長頸楚語也於十月十二子五運六氣言之如漢廷諸老生之論治也如秦醫和漢太倉公之知病也予驚且奇之與舊所聞無所不及而有加焉予問之曰子之技前於人而子之貪亦前於人獨何與銀河仰而笑俯而歎曰技不負予也予惟恐負技也惟恐負技故以人徇技而不以技徇人其於人也不有所迎而有所撓以至於斯也然予之貧可守而予之守不可悔予益奇之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歟挾技者必有求求不得則罪其技自

技而之貧自貧而悔自悔而無所不之也不為此者希矣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與謹序

送馮相士序

揚子午睡既覺意象殊昏昏也強取故書讀未竟篇童子自外來云有客予急取其謁視之則永嘉道人馮君君與予別四年別我時自言將上九疑登蒼梧以遍覽嶺表之山川與南海之濤波未返也忽至吾門恍莫知其從既見驚且喜相勞苦無恙外馮君悒然不樂問之則曰俗情益不古之似矣吾厭之吾厭之吾將脫冠巾祝鬢髯以去之子

謂之何揚子曰子知去俗以就不俗矣未知子之去俗以就俗也子以佛之說者為不俗也教父母桓仁義不俗者不為也子以世之人為俗也支暢浩初比高門之炎以自黥其雲月泉石之身此為不俗耶子欲去俗以就不俗正使支暢浩初之與曹猶將俗乎爾也文暢浩初今可多也哉然則俗不俗果佛不佛之謂耶冰雪也塵埃也孰潔孰汙也使冰雪之所棲必塵埃之地之為擇則地之有冰雪者加少矣塵者自塵何與於吾之冰雪者自埃何與於吾之雪子之俗不俗在子之內耶在子

之外耶子之所厭者外也非外則無厭矣此未可  
以言語得也馮君憮然而應馮君名一德字貫道  
涉獵書傳及唐人詩善言骨相予在衡湘中識之  
其言今湖南漕使者直閣鄭公最奇中以是名益  
聞因併書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七終

第 5576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七
圖書館 17

10	10
SS. 11. 1.	

